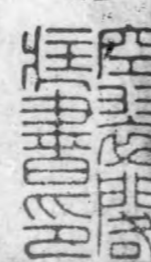




昭代經濟音序



經濟以言幾乎言以經濟

幾乎皆未至以貌物之載

相財之胥也夫經可言幾

濟可言幾爾爾雅雅之葉

帛帛布布綸綸組組可謂
曰經如沼石桴長硤犁奴
墨禽木翰田稷菟蜚可謂
曰濟雖然泱泱爾麗麗爾
忍忽爾比比爾下而止期

期爾矣可謂曰言之

昭代灑

高帝樞圖來許差三伯白若
昔大猷肇稽燼如也自天
載坤輪椒聊璿派赤楓玄

點而綠衣黑衣緹衣黃衣
而金關玉關龍荒龍海迄
高五金五兵五鬼五囚五騎
五儲迄九吹九拜九劉九
屬掌果洞屬則倣之矣言

乎哉茲降自今亦煜如也
要三則盡之准先遲之樸
蒲不脂也彰上下之而流
衍不歷也霆迤迤之沐澤
不量也要言亦三則盡之

朱洒蒲之蒼蒼也楓覲補
之淫淫也則簪綸金懸矣
庸庸否否則左官名歲爲
旌爲說矣其他婁憂周恤
涉涉一方言則蘇者俶載
良耜手如風雨矣然措儕
折閱貴鮮羸囂微與手藥
或罔望而威號或壺佩而
帝享般般歲輪洵也勒茲
版章不又多乎哉吾則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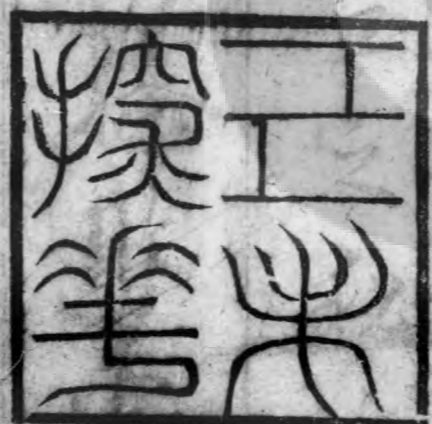
股之麟象紀三謳一姚樂
稽讓二休哉經儼儲矣赤
文昭吉凶黑文較勝負犧
之全也放重德免而禘玄
武力致而郊鼃之受也蘆

里告之石金登之徹之綱
也體三之威三之齋七之
叙九之風之披靄之出也
占于隅焉占于中睨焉塵
之節也茲續襲七縣國行

國詢乎券矣鄙之符矣思
皇天虞心之憂矣大克艱
厥也哉大克艱厥也哉曰
又多乎哉

天啓丙寅秋九月

南海陳子壯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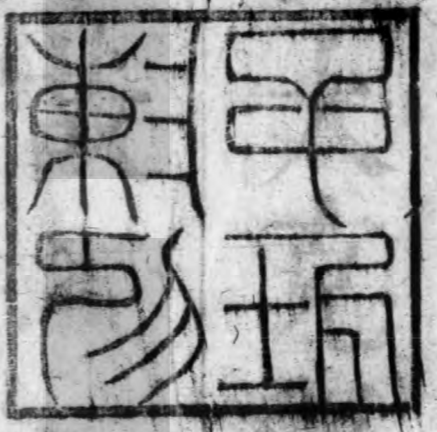


國論乎矣

皇天虛心之憂矣夫克

厥也哉

又



南藏刺于

昭代經濟言序

士大夫目不闕汲丘之秘如隙

中教鴻乙而已如持敗素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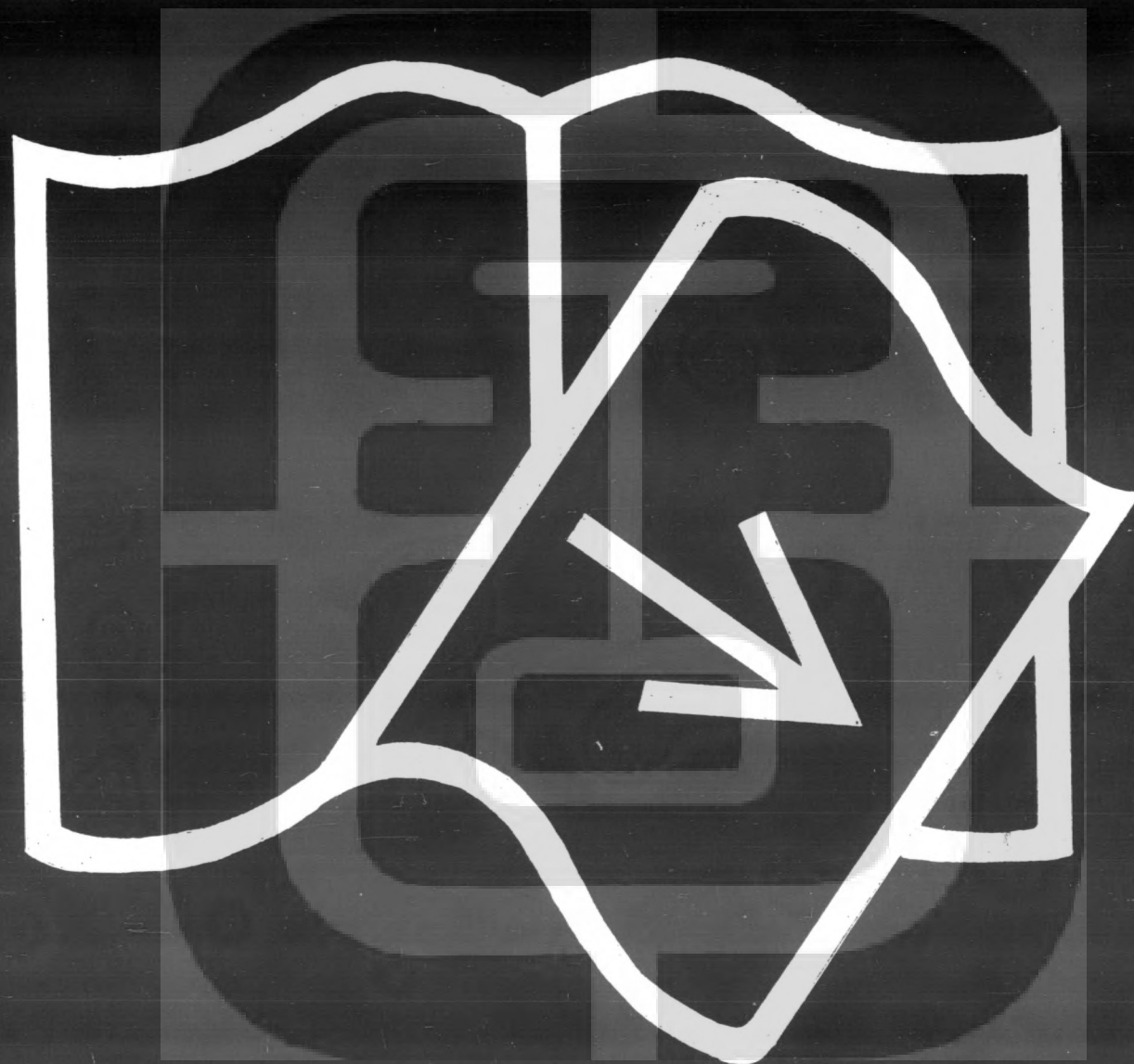
雲霧務而已安能破蜂之房

出蟻之穴也予自東後便

墜帖括印中一切墳典丘
索俱度殷公闕上謂今人
讀書不過冀一得當取世
資收名宦而已自後上公
子應齊留百燕趙之區慨然

者就門氏肆力文章之志
於是取古者任人口膾炙
者靡不呼子墨子而匯之

圖冊雖未能漁網百家從橫
千古而高舉自命庶幾



原件短缺

鼎鬻斑豹矣豕豕

國家崇尚儒術功業炳矣

前代如宋如方如揚如高如

李如王諸巨公在封事所陳

書牘所載石渠天祿之所

去花江宅之中子百年後

猶為世瑞況此為敷奏之典

杞莖莊賣柰何以末駕而

逐之也近世瞿薛王唐徒

費揣摩為杞洛陽涕泣閣

上、玄經何以稱尊經嗜古
之士使化在勝地自起良
御之掌如舞一良弓之拍決
拾安知不經、為律道、為
轂也哉予詠盡秋濤太史

如大小巫狎姤其遴次完
為士林珠苑先筆者言曰
天下治平日久思報

國恩唯者文章太史以昭代名
選非即太史之所以經濟今

日乎少成予展讀之向時肆
力文章者祗覺迂濶無益
遂次太史而簡諸末

天啓氏寅臘日浙汜渭瑣陳

鼎新書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目次

卷之一

宋濂

章服議

吳治河議

劉基

天下說

葉伯巨

萬言書畧

王叔英

資治策

吳沉

孔子封王辨

卷之二

方孝儒

釋統上

釋統中

後正統論

深慮論

周忱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李賢

禦戎疏

修建國學疏

王瓊

漕例疏

吳仲

預處邊儲以圖治安疏

卷之三

商輅

邊務疏

岳正

正統己巳曆議

章綸

養聖躬

何勤政論

惇孝義

唐文龍

均田役疏

僭運糧儲疏

陸深

處置鹽法事宜疏

馬文昇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何喬新

與彭學士書

黃潤玉

郊社議

卷之四

于謙

議團操

議和虜

備邊覆題

丘濬

獻言圖報畧

蜡祭議

郊祀議

銓選議

楊守陳

廟制疏

何塘

民財空虛疏

鄭善夫

請改曆元事宜疏

彭文韶

進鹽場圖詩疏

倪岳

祧廟疏

劉大夏

議行武舉疏

卷之五

王世貞

三備虜疏

邊防

和戎

宗藩

古今謚法通紀序

季札

岳飛

文天祥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

正士風議

讀元史

李東陽

韓議邊軍入衛疏

張元楨

贊勸行王道疏

章懋

宣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

賀慶欽王直疏

陳言治道疏

韓道文軍人滿疏

李會計足國裕民疏

孫簡仁史

停止鎮守內官疏

卷之六 王顯帥會天于鄴樂舞

羅倫

扶植綱常疏

宋文丞相祠堂記

楊一清

蔡馬政疏

王鏊

制科議

邊議八事疏

講學親政疏

儲備疏

王馬政利病疏

蔡清疏

時政議

席書疏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

徐禎卿

崇化論

卷之七

王守仁

卷之八 申明賞罰疏

陳言邊務疏

邊方缺官薦賢才贊理疏

林俊

慶幸討戮叛賊疏

張孚敬

孔子祀典疏

廟議

病痊陳奏疏

卷之八

金肅

卷之節論

說吏

王務真

李承勛

條陳弊政疏

縣論知人安民疏

卷之胡世寧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守令定例疏

李夢陽

應詔上書

桂萼

論復卦月令二義疏

卷之九

楊繼盛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李諫馬市疏

王廷相

修舉團營事宜疏

攷察御史疏

皇甫汈

原墨論

金景輝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

陳建

建都論

卷之十

徐階

椒山銘

張居正

省議論

皇振紀綱

重詔令

覈名實

水固邦本

徐文 飭武備

論邊事

請敷陳

謨烈以禪

聖學疏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高 儀州立東宮疏

議便殿親政疏

再請東宮出閣疏

議停買玉石疏

慎臨幸疏

三請冊立東宮疏

議典禮

張含

虎銜魚說

卷之十一

沈鍊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孫懋

尊祖訓以端政本疏

廖道南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鄭曉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皇明四夷攷序

皇明北虜攷序

高拱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禪安

大計疏

伍袁萃

上首輔書

郭子章

都論

馮奕垣

治河議

卷之十二

馬駟

破虜疏

減賦疏

上兵部止兵

安置流民劄

馮琦

為行取原議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 聖

明速賜攷選以光聖治疏

為災害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 聖圖極

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為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才疏

東省防倭議

霍文玉

破虜復套策

万日乾

撫卹屯田官軍疏

卷之十三

海瑞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張棟

陳邊事

王家屏

為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 恩亟賜罷歸以

全臣節疏

為愚戇冒威禍延朝省乞 恩早賜罷斥以

全善類以安人心疏

為欽奉 聖諭恭陳謝悃并乞 矜憐愚戇

開霽天威俯容退休以全 恩造疏

楊廉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律呂元聲書議

汪道昆

北虜紀畧

卷之十四

謝朝佐

冊立東宮疏

星變修省疏

御史巡行切務疏

勞

堪

城塞說

民堡說

虜情說

許國

實邊論

李廷機

九邊屯政攷

王錫爵

復河套議

董其昌

防河議

何宗彥

防海固藩議

祝萃

河工告成疏

請上親禮儒臣疏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目次終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一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

天虞金階升

宋 濂

字景濂浦江人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謚文憲

章服議

全

欵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

章服所以明文章昭度數則天子與公通



為降殺而
九章四五
之說摠以
明其等耳
合四五為
九章非九
章外另有
四五禮官
自誤分之
也

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朶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為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咸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

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袞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為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四五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織成，間以雲朶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籍為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

之歛儒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待知者而後決所
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大法而循末代之彌文
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侈靡之習追於六代極矣至
有議畫鳳於衮以示差降飾圓花於裳而云於禮無
礙者况於唐宋之世哉豈惟衮衣爲然也冠冕之制
古者以采藻爲旒前後邃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
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玉爲七星旁施犀瓶金絲網
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數爲降殺
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爲二十四焉使歛儒舉
以爲言則羣起搯其吭矣不觀其會通而遽斥人以
曲說亦豈可哉然則將安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
之制古之人有言是也宜以禮官爲正

治河議

全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乃下丞相會廷臣議濂則
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
常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

古今探河
源者未有
詳于此者
然無他法
不出多爲
之委以殺

其流一句
外此以力
爭功不十
矣
劉吉已不

勝何也。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南，倉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之東行，又岐爲九派，曰也孫幹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窺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耳麻莫不刺，又曰騰乞。

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濶，卽濶隄二地，至哈喇別里赤，與納鄰哈喇河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旣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亦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本也旣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立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灑爲二渠，北載之。

高地過泲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已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水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砮磔。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復入于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

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淖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

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于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天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

劉下基

字伯溫別號郁離子處州青田人封誠意伯謚文成公

天說下

全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塞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霓不平之氣見也抑抑憤結迴薄切錯

有人做不出者天爲一出頭是天做有天做不出者人爲一出頭亦是天做

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水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稜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瘡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于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

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于醫

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為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鳩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示錄之不能聖人必曰然則人謂天與曰天或

葉伯巨

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通經術

萬言書畧

刪

陸入太學中分教河北子弟

葉公云當今大事之失有三不可不言遂進此書實切當世之弊而指陳條理不下董賢可謂有用書生乃以離間諸王卒死獄中惜哉

臣觀當今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曰用刑太繁曰求治太速何以明之曰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聞於經傳并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日者臣敢抗君矣傳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

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

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以制假以兵。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也。此臣之所爲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

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就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

於此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
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
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慘
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
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
中則不得不刑之爾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

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
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
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
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
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
慎歟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
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使
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

歸重主上
正本之論
堯舜欽恤
刑期無刑
未有不如
此詳慎而
致協和者

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承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賊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

淺淺致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

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

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相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法律。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培尅。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

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繁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今賊人僞四太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迹不能追踪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教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

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已就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今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

不知所爲。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從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

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旣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

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

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旣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師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簿書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

事迹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學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

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出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之入官。委之以郡邑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乘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之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今開國以來。選舉

欲處是古
文民落

秀士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
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
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
之過也。臣愚以爲。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
廉耻。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
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
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夫分封
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旣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

義尚廉耻。而風移俗易。於是主上端拱清穆。待
以歲月。則陰陽調。風雨及時。諸福嘉祥。莫不至矣。尚
何天變之不消也哉。於時者。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

賦歛未平。而田多荒蕪。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且

廉耻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
可天變之不肖也造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
以慈民則創則時風雨以執前詛莫不不至矣尚
美尚廉恤節風蘇谷是矣以是則主上無異齊魯

王叔英

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爲仙居訓導歷官至翰林修撰

資治策疏

刪

臣竊觀天下凡有害於財者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
賦歛未平而田多荒萊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
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汚雜之衆而
失力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務本者常負此三者
生之未衆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
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

其害財者

而已此是

確以亦是

主計

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爲之。未疾之害也。土
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
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
請得而詳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業
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
之法。比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
王之道。然亦庶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
不行。強富兼并。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

徃徃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
貧者愈貧。此恒產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古者
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歛以平。後世
田有官民之分。賦有輕重之異。官旣事繁而需於民
者多。故田之係於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係於官者。
其賦輕。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
稅有差。然或造開徇私。以肥爲瘠。賦當輕。而反重者。
徃徃有之。若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爲重。而未必重。

於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歛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之本哉。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爲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餘丁。不爲商則爲工。是以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未者。

衆務本者寡。實由乎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爲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况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而後世爲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託於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爲之者。衆徃徃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於汚民。是則於其本教。既恐違之。况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

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爲生。無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輟已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此僧道有污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爲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爲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於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爲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貸於商。

賈况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奇技淫巧。爲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牟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未衆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

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歛之難平。儲積之未豐。實由於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義。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可知矣。今天下賦歛之難平。儲積之難豐。亦由於斯。此二者。非有害於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

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寢多。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不給。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柰何而民不窮困乎。蓋因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爲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

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數畧不入洿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於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近利者衆。故其入洿池多以數畧。由是材木不給。魚鼈不充。此所謂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畊而有一年之儲。九年畊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遺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制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

糴以利農。穀貴則增價而糴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於收穫之後。勸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

與夫吉凶之禮。擬於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有婚姻之事。往往假借於人。務爲浮糜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資。設作齋醮者有之。若病疾則訪之巫祝。禱之淫祠。苟之祭物。欲竭已貲。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節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畧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徧舉

也。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爲害。則除之。明其爲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可不察也。且以道誡

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有面

之祭物欲竭已費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於
平而瓦運而兼外之亦不難矣謂民用有可省之費
無害則制之則其無味與之耕長富無多效不幾
也特對不編論因引之而味而益求其德未暇神其

吳 沈

太祖克婺州
擢為訓導

孔子封王辯

全

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
夫子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
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
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
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
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者削而黜之蓋名者

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士。今而以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為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於今而疑之。夫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

而為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與師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比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

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第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禮。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

言而定
與禮在此

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聖人而已。曰：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
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
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
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
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
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
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
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

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
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
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
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
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
天理而誅之。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
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弑也。僥倖而得天下者。
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

聖意在此

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為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繫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為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為正統。

不有變統之說。則此論亦未能壓倒。

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為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為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為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為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為大臣。未見其為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為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

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
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
也。決然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
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
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
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
爲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
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

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
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
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
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全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
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
可以智力得。而不務修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

公之言曰
勢行于一
時義定于
後世有以
也

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騫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

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以其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

又提出一天字

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智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後正統論

全

公之言為修元史立一紫故以太史朱公之許可為足恃云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粟。則不遠於魯衛曹鄭。然而必謂之曰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

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斷相
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
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於
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戾春秋以爲說乎。由周以來。
秦漢晉隋唐宋。皆常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
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
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
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始太康元年。宋始太

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
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
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爲夷狄所虜辱甚者。或屈而
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
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
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三年而後。天命絕。此百世不
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見其微。欲斷自部分之
歲。廢統而俱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其

爲篡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橫議者，猶啜啜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

夷狄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侯來者之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聖人哉？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惟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當爾。昔旣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駭俗。

而驚世哉。然顧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

之法。稍異其文。崩殂薨卒之稱。遞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此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類。得以消彌其僥覲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志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啜啜之躁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

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
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
華。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
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
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
文之。撥洪水猛獸蛇蟲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
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

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賊后者。乘其君之間。弑
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王之。
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夷狄者。
侄毋蒸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禮
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
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
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挺
而逐之。悍婢奸隸。殺其主而奪其家。雖夫馬猶能爲

之不平而噬嚙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篡弑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况後之人乎。曰。何爲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聞有臣弑君者矣。未聞弑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有

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弑齊簡公。孔子沐浴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忍以魯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僭乎。又况已往之跡。而欲曲爲之諱。其亦不達於義乎。曰。篡臣之事。則旣然矣。賊后曷爲而不得爲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中。

陰乘陽位。必諄諄爲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始則戒曰履霜。堅冰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疑於無陽也。曰龍戰於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黃裳元吉。黃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彼有之。聖人其肯一日主之乎。曰夷狄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

寇賊奸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以戎狄與蛇蟲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况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甯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荆舒以南。

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符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強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

曰然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已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深慮論

全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

秦亦自亂
其法册論
實至論

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吾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

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已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爲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

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
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
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卽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之
所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至於亂。不如
固守。而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
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
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
地。不碎則缺。璽矣。故國有治於踈畧。而亂於過爲之

公要做事
先與戶部
諸公說破
此書吳父

計。過計者。未嘗不笑。踈畧者。爲愚。而不知踈畧者。爲
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
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谷耕

也。豈。止。欲。水。時。哉。天。下。者。亦。以。其。洩。無。事。而。已。而。藏。
為。賢。非。吾。年。不。始。蓋。子。曰。禹。之。也。水。也。以。其。洩。無。事。
昏。大。也。姑。用。昏。之。為。昏。衆。人。之。洩。賦。而。不。用。其。昏。之。
指。嚴。精。者。朱。嘗。不。笑。與。暑。者。為。愚。而。不。眠。與。暑。者。為。

周。憲。忱。字。炯。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謚。文。襄。公。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全。

公。要。做。事
先。與。戶。部
諸。公。說。破
此。書。吳。父
兌。子。第。宜
家。藏。赤。通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
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
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
均。而。國。用。可。足。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
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
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無。皇。上。

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
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
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感戴非宏恩扶老携幼競返
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
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憂恤猶未至乎凡招回
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
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
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

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適逃及其
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
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
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
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
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
嘗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
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

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
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
曰鄰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乃所謂大戶苞蔭者。其
豪富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或以威力強奪人子。
賜之姓。而目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
有之。凡此之人。旣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其心
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
夫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
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
創造房居。或開張舖店。冒作義男女。壻代與領牌上
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
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
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
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
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
蘇松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涯岸。載舟

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冒給鄰境文引，及河泊由帖，往來于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輒

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于北京者，有一家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于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侄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舖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拼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

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匯吳松江等所。棋列于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愈肆豪強。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然不答。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

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鄰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

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甚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衲。名山巨剎。在處有之。故其鄉里遊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秀者。稱爲行童。年紀強壯者。稱爲善友。假服緇黃。僞持錫鉢。或合伴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閑者。

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未必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僞。變亂板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况其缺乏稅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爲。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

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人如此。其多則不倖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

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忱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情逃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鈍駑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

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
理而檢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
事出激切不覺颺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

甚

十八人... 甚... 颺縷之至... 惟冀詳察... 恕其狂妄... 幸甚

李賢 字元德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少保贈太師謚文達

禦戎疏 全

胡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
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
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
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
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
車自環為營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為先驅焉臣謂

車戰一法
自是可行
惜人不善
用至名為
鷓鴣何可
勝嘆

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

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箭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虜寇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退敵。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於此。所謂有備無患。

乃克有濟者也。

修建國學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士所以賢所以材胥此焉出賢才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一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道觀未盡興也廼建

太學於國都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

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又

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德尊望

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

時者然後命爲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

其愛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

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

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

辟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
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
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
能或之先也。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
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
其教戒居養之道。頽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
皆庸常。學行荒疎。無所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
爲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學者。

不意士風
二壞至此

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爲外物。輕廉耻如
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處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
人爲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
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爲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爲
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
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立功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陛下春秋鼎盛。績成
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

不。懽。心。措。非。當。措。則。天。下。之。人。聞。之。解。體。可。不。慎。歟。
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
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
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
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佛。寺。一。所。之。費。况。佛。
寺。無。益。於。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皇。上。興。
費。舉。墜。重。選。師。儒。厚。加。眷。注。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
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太。
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
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

王瓊

字德華山西晉州人舉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漕例疏

全

四漕共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

伏惟我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

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

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爲十二總歲運

糧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

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

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德

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僨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重於迤南漕運官軍矣。總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於

弘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斷掣正軍千名補操。却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槩退掣閒曠。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遮洋把總內折銀兩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爲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于空閒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

操正軍一千名、同原運掣廻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其遮洋舡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運赴通倉、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軍疲弊者折運一十四萬每石連加耗并兩尖共折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遮洋舡內有運舡少者、于各衛所折銀減下舡內、轉補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總納秸之利、最為利便、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該南方

糙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之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興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京兩總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舡隻却在儀真官軍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過舡裝運、儀真填上上舡、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為言、屢經議奏而

國計所係
奈何使至
此極

吳人仲

預處邊儲以圖治安疏

全

臣竊惟北虜犯順在古爲然三邊解體於今則甚近
宣府地方達賊入寇白陽等處墩臺不舉火游兵不
應援恣意殺掠如入無人之境臣切思之犯順常也
解體變也常可也變不可也臣請爲陛下陳之軍
士所以解體者其初蓋緣流賊切發諸郡邊軍內調
征勦因窺見中原之人民安居而悞脆中原之軍士

妄聞而怯懦陰有輕玩之志。既留操備，又窺見京軍無鋒鏑之患。天顏濫近狎之恩，堂陛無間，遂成驕矜之習。後回本鎮，債帥不能體恤，懦將不能振率，包攬上納，行糧折乾，多方剝削，靡所不至。至於糧草久缺，畧不經心，凍餓而死，全無顧惜。一有聲息，乃使之裂膚枵腹，以禦強敵。如驅羣羊於猛虎，納生人於溝壑。所以大失人心，且如關山全軍敗沒，鎮巡奏報殺傷纔二十人，人命死於無辜，其家不蒙厚卹，既無激勸。

懲立而威
亦行亦有
不予之以
生而可作
其畏者

曷勵將來。馴致今年殺都堂，明年殺總兵，當時廟廊處置未善，姑息太過。所以今日威令蕩然而無所忌憚矣。爲今之計，柰何結之以恩而已。蓋必特頒明詔，痛自引過，以誠感人心，以言謝天下。如唐德宗山東之詔，使人揮涕激發，以奮其志；優其賞賚，時其衣糧。如宋太祖裘帽之賜，使人感恩懷德，以革其心。然後徐復以威懾之，苟犯吾法，有殺無赦，賞罰嚴明，人心悅服，乃可以守死卽戎，久安長治。不然，縱無犬羊之

患必有藩鎮之禍。斷斷然可逆知而預料矣。但當國
家多事之秋。司農告乏之際。出納無常。措辦無計。不
過曰開中。曰納粟而已。然開中之弊。價輕則勢要占。
窩價重則商賈失利。納粟之弊。非惟名器太濫。所謂
醫眼前之瘡。剗心頭之肉。此皆利害相當。殊非計之
得者。臣待罪通倉。查得先該工部左侍郎趙璜題准
查修河道。以便轉運。以大利官軍。臣反復籌之。以水
計陸。一年可省腳價二十餘萬兩。無開中納粟之勞。

有富國強兵之實。鑿然可以行之百世而無弊。伏望
聖明查照趙璜題准欽依內事理。卽日舉行。毋容阻
撓。所省腳價。盡發各邊。用二三年間。將見三邊足食。
萬士歸心。然後以令則行。何強梁之不消。以戰則勝。
何醜虜之足慮。又加以將帥得人。朝廷之上。永無
北顧之憂矣。臣聞古之賢君。減後宮之需。發內帑之
積。以供邊費。無所顧恤。况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
亦何憚而不爲乎。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

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爲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困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爲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逢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因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資緣在京居住。卽目獨石宣府等處多係新撥。各處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既無家室。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朝廷失於姑

息。安於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前件如蒙 准言乞 勅兵部卽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并其家小盡

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恡。阻。當。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留。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師。百。萬。人。馬。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爲。久。遠。之。計。其。爲。益。豈。不。大。哉。惟。陛。下。不。惑。羣。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

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閒。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叅。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已。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已。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田。地。可。耕。卽。目。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使。口。外。軍。夫。撮。借。官。牛。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

不卽將前項田地撥與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空虛。前件如蒙准言乞勅戶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御史等官將在京官員應有莊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與附近軍民爲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酌量從輕起科。仍乞勅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上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數督令耕種。

但講練
不講衣
食河晒

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革管軍頭目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急。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著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可以無莊田。則或於腹裏遠近地方量宜撥換口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莊田。侵損守邊。

軍士有誤。國家大計實爲不便。臣又訪得永平等
關口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關口官
軍怯弱。關內人民未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
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去輪班官
軍。衣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若來。不過爲逃走之計
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卽施行者。其意蓋謂京
師根本之計。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
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

聖計

爲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
裏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
馬。當寇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利保
定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此占留。若果有此。尤爲不
可。前件如蒙。准言。乞。勅兵部將保定真定等處
在京備操官軍。撥回附近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操
守。如有不敷。於附近衛所遞相撥補。却將見在各關
輪班管軍。盡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

宰相知邊
義

口糧抑且邊關得人而京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慮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為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碍伏望 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愚當蒙 聖教亦何預敢 天言 臣嘗軍節且味 兼人 兇望 風流 蘇人心 蘇 變姑 百 溢 蘇 京 朔 軍 為 不 策 何 也 蘇 數 式 央 守 關 益 樂 志 關 益 央 守 限 期

岳正

字季方別號蒙泉順天涿縣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官至太常益文肅

正統己巳曆議

全

正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畧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時有五官司曆雅相知者因以所私問之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
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
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
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
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者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
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
有如今曆也者夫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司曆曰
如子言誠然正曰若然者子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

耶司曆掀然笑曰能者必不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
日咎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
能無搖其本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司
曆爲忌也後果有土未之變修以身爲天下國家之
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人君之一身

收言極矣
過篇主意
收結在此
一奏疏

外語五也
與蘇主意

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
春分則行南北中東
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
春分則行南北中東
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
春分則行南北中東
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
春分則行南北中東

章 綸

初名崙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官拜吏部侍郎贈尚書謚恭毅

養聖躬

全

收言極矣
而忠悃藹
然古今第
一奏疏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惟 皇上一身乃天地 宗廟 社

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祖宗列
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
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
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
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
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
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子無過之地。正心以
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

上思 天地 祖宗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
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
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皇一動一靜。
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後
世。不可得而掩也。

勤論政

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
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

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

可憫

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卽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爲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爲太上皇帝

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爲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爲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其實一人。况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序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比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

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爲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詔冊世子毋阮氏爲皇后，是固所以正大體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旣往，固不必言矣。然而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復召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

此言追婉
相國司馬
何不一言

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
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俟皇子之生。
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
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彌。而胡
虜不足平矣。

唐龍

均田役疏

全

切照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收糧均
而民不稱病。夫何江西有等巨室。平時置買田產。遇
造冊時。賄行里書。有飛洒。見在人戶者。名爲活洒。有
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爲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
者。名爲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
一二名爲包納者。有全過割者。不歸本戶。有推無收

田役不均
白戶籍不
清其弊皆
緣里書得
賄恣其詭
譎以至民
受其害上
人不可不

有總無散。名為懸掛。拘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捏作寄庄者。在冊不過紙上之捏。在戶尤皆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賠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由是流移載道。死亡相枕。戶口耗矣。由是鼠狗竊發。劫掠公行。盜賊興矣。由是爭鬪不息。告訐日滋。獄訟繁矣。大抵此弊

惟江西為甚。江西惟吉安為甚。臨江次之。故凡人遇僉當糧長。大小對泣。親戚相吊。民間至有寧充軍毋充糧長之謠。臣自到地方。痛心切齒。嘗立清理之法。雖未全收釐革之功。亦皆稍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覩律例一款。欺隱田糧罪止滿杖。其田入官所欺稅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併受寄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於飛走稅糧二百石以上。問發

邊衛充軍夫前項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前項里書。但顧圖財。不顧壞法。皆姦民之首也。今則罪止於杖。得照常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巡官各分詣地方。嚴督州縣掌印官。將境內飛詭田糧量弊深者。挨田丈糧。輕者挨戶清理。各秉實心。任難勿憚。凡所交糧。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磽瘠之等。均崩淤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實原田。付歸原戶。使圖總都總縣總。每圖令造流水

冊各十本。每甲收一本。每縣造大流水冊各四本。解南京後湖各一本。布政司併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兩閃之患。庶幾弊革利興。一勞永佚。賦役自此可充。戶口自此可復。息盜止訟。未必無少補焉。

備運糧儲疏

全

臣以休息軍士。實今日急務。選運把總。尤漕運要宜。哀集衆聞。參合三事。一日立圍造切。以湖廣都司所

三事皆爲
經久之慮
司漕計者
不可不究
心焉

屬武昌等一十一衛所原額設淺船一千一十二隻
係杉木者十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百三兩楠木
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九十兩五錢松木者五
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
爲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
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概省州縣猶易解納
軍料仍派前一十一衛所各扣運軍月糧抵數然運
軍窮年勞苦又取月糧爲造船之用是并其食而奪

仁者之言

之無憊乎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團造無廠管
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星散成造侵欺尅減之
弊紛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法式運不
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五總造
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抽分料銀委清江廠主事監
造其湖廣荊州抽分銀兩先年亦本爲造船而設者
也可以充用又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及
查湖廣所產楠木屢多若將前船俱作楠木七年二

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爲七年每年實造一百四十
四隻五分有奇每隻用銀九十兩五錢歲共用銀一
萬三千七十七兩有奇是又爲畫一之道也合乞自
嘉靖九年爲始查照清江浦事例於荊州水次總設
一廠將前武昌等一十一衛所淺船俱移在彼團造
就用抽分銀兩仍照清江浦事例於十一衛所各選
千百戶一員管造坐委荊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
原派軍三民七料價悉從除豁免其辦納永爲定規

則軍民旣蒙休養之澤而運船尤有歸一漕務得以
振舉矣二曰慎舉用天下之事履而後知中人之情
有慕斯勸自古則然查得永樂宣德成化間運糧把
總有缺皆以各衛運糧指揮內推舉老成無過熟知
運事者推用蓋運總領運年深推爲把總則若利若
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
險易無一不知其爲之斯易矣古人輕車熟路之說
正如是也况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陞掌印掛印坐

管坐府皆可及焉。有運總之才者，方得爲之。則人人思奮，譬有明珠在前，踴躍而取之矣。當時運事修舉卓有成效，用此道也。正德間，劉瑾用事，各把總官不由運總推舉，多用生疎之人。既懵於事體，又忽乎軍情，敗者多矣。自此運總亦弛然懈怠，而略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怪焉。正德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於衛總內熟知運事者推補。題奉：欽衣推用，其爲軍國之計至矣。伏乞照依成

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可不敗。運總寓鼓舞之術，人各知勸矣。三曰嚴事例，竊惟輕齎乃正糧，腳價之需，行糧尤運軍食用之物。舊例必須隨糧而兌，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杜奸弊，戒非虞。濟軍士之急也。奈何近年輕齎之法廢，而守候之弊生，非惟有違交納，抑且別至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尤大有可慮者矣。其行糧一節，南京、江西等司府俱隨正糧，兌與官軍，各得濟用。惟南直隸浙江司府十數年來，

分、撥、多、非、近、倉、催、徵、又、違、原、限、故、軍、有、卒、弗、獲、升、斗、
之、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糧、交、納、虧、折、掛、籌、借、
債、實、由、於、斯、乞、令、戶、部、申、明、事、例、將、各、輕、齋、銀、兩、同、
正、糧、派、徵、并、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後、
年、分、行、糧、俱、分、撥、附、近、倉、儲、候、各、運、船、到、日、正、糧、輕、
齋、一、時、兌、足、行、糧、亦、卽、給、領、俱、眼、同、軍、士、交、割、在、船、
輕、齋、公、同、看、守、行、糧、隨、便、食、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
驗、不、許、仍、似、往、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

交、納、以、時、盜、賊、不、足、虞、而、軍、士、得、沾、實、惠、盜、米、借、債、
之、患、亦、可、除、矣、事、宜、疏、全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問、
之、皆、云、勢、要、全、其、利、故、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法、

鹽利為重
需計竟

年分行糧俱分撥附近倉儲候各運船到日正糧輕
齋一時兌足行糧亦即給領俱限同軍士交割在船
之患亦何糾矣行糧隨便食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
交檢以辨盜類不致真而真士皆實惠益米貴

陸管深

承辦處置鹽法事宜疏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問
之皆云勢要奪其利故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海
澤自然之利以充邊方緩急之儲於國計甚便然使
朝廷壅實惠而不下商賈畏空名而不來則蠹亦甚
矣祖宗時設立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僉竈以辦稅
置倉以收鹽建官以蒞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

鹽利為邊
需計竟為
勢要商鹽
計使商不
通而邊計
告匱則勢
要乃國蠹
也朝廷柰
何不早為
之計耶

商而已。商益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夫以窮邊絕塞。輸轉極難之地。而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給引派場。涉歷萬里。動踰歲年。又况守支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聽掣。其辛苦如此。今以勢要之人。妄干恩典。動以百萬。徃參其間。馮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爲奉承。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爲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

一分。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旣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之微俸。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臣實懼焉。仰惟皇上軫念立法之本意。靳惜恩澤。不妄施與。然後其他條畫次第。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權鹽之地。兩淮爲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爲多。然其大壞鹽法之

丁為摠
鹽課又為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

端有二焉其一竈丁苦于兼并其一則今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鹽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曬土為鹵煮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連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攤場欲煮鹵必有草蕩今之場蕩悉為總催者所并而鹽課又為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

內其貧困
誠可憐憫

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覲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于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為常以殺人為戲驟不可剪則比之勢要差為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然

終非法意。臣以為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法不行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作，故得備而論之，伏候進止。

馬文昇

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贈太師謚端肅公。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天下危矣。昔殷高奮武於荆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書詩稱之，以為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蓋言有天下者，武備有不可一日而不修也。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至藩鎮之亂。

中間陳說
武備廢弛
種種弊源
切中膏肓
有志邊防
者不可不
究心焉

國初甚重
軍士後世
役之賤之
國威安得
振乎

趙宋之季、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冊、昭然可考。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于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

振前代罕見。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忘過半。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所以四十年有土木之厄、至今讐耻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清理、亦多上下因循、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江南之兵、太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城池、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

可為寒心

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其工多者一二年不完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以上行糧糶賣不得實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

樂間京外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冬春各支全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卽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卽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趨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軍士多有預賣况六箇月止關草二箇月每月止折銀二錢欲馬之

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萬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之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守衛軍人盛甲多不如式。弓矢多係自置。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

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移搪塞有名無實。况去歲內府戊子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甲兵堅利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各邊將官大抵多係膏梁子弟罔肯習學韜畧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

每人尤爲

夏着得人

詳幹敏精

緣軍馬可

是甲兵可

利何難伸

成境外

至臨事莫展寸籌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克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馬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牌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卽爲住操所以馬多生拘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

之不侔矧鞍轡啣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旣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况今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近日北虜大衆遞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似有啓攀之意旣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虜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旣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

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而○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
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
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卽○係○虜○地○至○若○密○雲○
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
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
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
早○爲○修○飭○誠○恐○愈○加○廢○弛○伏○望○處○常○思○變○居○安○慮○危○
恤○軍○士○之○疲○困○念○戰○馬○之○凋○斃○器○欲○其○精○將○欲○其○良○

操○練○欲○其○熟○凡○厥○武○備○罔○不○加○修○然○數○者○之○中○將○得○
其○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
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善○獎○予○太○過○益○增○慚○愧○八○關○自○沙○尤○之○變○以○來○民○
衆○驚○下○凌○上○賤○化○貴○相○帥○而○強○宗○大○族○依○憑○
橫○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盜○逞○
不○敢○違○勢○家○一○言○以○爲○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

際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同宣府為藩籬大同宣府至
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
薊州尤為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
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為應援
倉庫亦實輿亦收則不且慮矣武備又復如此若不
其人為要若其愚辭良軍器望保又非其其人以此
則縣為其燕凡親近肅固不以此為然媿者之中非其

何喬新

年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文肅公

與彭學士書

全

恒切
黃閣

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為愧而來
書獎予太過益增慚靦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
桀驁下凌上賤犯貴相帥而強宗大族依憑城社暴
橫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
不敢違勢家一言以為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
重罪故也凡為政者脂韋媵媼輒得美譽再歲而遷

否則怨誹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戢。已不能無謗矣。然謗與譽。何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如此者。今天下且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救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平日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一曰法。二曰耳。一旦有事。白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愚以為宜稍變。

舊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畧素著者為都指揮使。少寬擅興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救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之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

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竊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馳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羣居交屬。不可信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

弊之夫者也。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閣下今日試觀治歟。否歟。在庭者孰爲李綱。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爲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

誰歟臨難不易節者誰歟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乞留意焉

吾竇為爾材學士初命奏者豈非發軔雖美而曰
容刺之對天不可受其賜也昔者則永殊近
稔矣以林之稔質稔否朕之素矣雖茲豈謂之
樂心大者也閣下宜為學士鄉觀備思報效之

黃潤玉

郊社議

全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

祭地蓋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

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

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箴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

箴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

考析甚核
足備禮疏

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及按秦誓云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社於新邑。牛一。豕一。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為明白。及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太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祭天而并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祇。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即祭法

郊天而并祭地地統于天之義也

王為羣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禮云器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并祭地也。

天虞金階

于謙 字廷益 錢塘人 景泰時官至兵部尚書 贈太傅 謚忠肅公

議團操疏

夫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寇虜之患自平矣。臣

練兵壯武以振國威

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

百貨可極。及按秦誓云：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召誥云：

用牲於郊，牛二，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經傳

對舉郊、社、地之文，最為明白。及考祭法：燔黍於泰

而并祭社，埋於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太

南，此液也。斷云：器用陶，斝則天，此之也。此亦液天

此液之也。夫天曰平，此天尊而此卑，固不可以此言

王為擊鼓立大旗而王，此亦宗廟之式，此亦野也。無

千天之義
祭社與祭
城天而牛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四

思皇周應選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鼎新參訂

天虞金階升

謙 字廷益 錢塘人 景泰時官至 兵部尚書 贈太傅 謚忠肅公

議團操疏

夫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寇虜之患自平矣。臣

練兵壯武 以振國威

無如此匪
之精密

條理井然

可稱有用

學問

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致厯聖慮。今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馬一營。每隊五十人。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把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二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

云精則律

得合之

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領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名。姓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為兵者知將士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

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日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轉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載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

如此練兵
未有不能
挫敵者

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伏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砲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卽以軍法治之

極其精密

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
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
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
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
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
除演習弓馬武藝外仍令馬步軍官兼習陣法及交
鋒衝突安營走陣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捷知進退
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如固守之法則今

知兵法

忠肅之心
武穆之心
也

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陣車鹿角器具賊
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
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况醜虜矯
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必謀勇兼濟而
後可以成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又日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
平矣臣敢不潔已愛軍以振士氣捐軀効死以報國
恩哉

議和虜疏

據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爲讎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齋金繒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窮廬虜騎已至於關口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

存見虜情
言之忠憤
激烈

故絕使不通往還惟勅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

樂事正可
為殷鑒援
此以明必
不可和足
見忠亮

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
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
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
號含垢忍耻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
救成敗而后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
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來侵則相機勦
殺賊遠遁不貪利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
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

力以圖勦滅以雪國耻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
厭亂黜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
回亦不拒絕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
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也

備邊覆題

近該陳典庸奏稱所見達賊經過去處草房焚燒人
跡蕭疎十室九空逃亡未復追惟往事實是寒心卽
今五月將終天氣亢旱種子少布何敢望收恐致失

經畫處皆
出精思自
是元之世
獻奈何天
不佑忠傾
我石柱

所。朝廷難盡賑濟。又且各軍士微弱不堪持重。衣
甲。器仗尚有未全。倘使達賊乘虛深入。雖不敢輕犯
邊。關未必不侵擾。邊民為今之計。貴在宣揚威武。慎
守封疆。以固國本。合無於宣府大同。等處廣儲糧
草。以謹防秋。仍勅總兵官各率大軍於極邊去處
屯駐。邏勦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於增兵。然必食
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鎮。合
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積糧儲不繼。

今日經邊
者有此密
幹否

聲息警急。難以支持。欽命總兵石亨等。往大同整
飭邊備。命遊擊楊能。總兵范廣等。往宣府巡視。懷
來一帶。因糧草不足。將廣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在彼
巡哨。及遊擊石彪。又將所帶官軍內。威遠衛留一千
馬。邑留六百。山陰留五百。今盛暑方隆之際。石亨等
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甦。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
選調前去。宣大屯駐。非惟二處糧儲愈為耗盡。抑且
虛勞士馬。迄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在城官軍亦足

是此兩語
足盡防邊
經畧

守備而京城守禦爲重軍馬未可輕動合無移文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飭固守遇有賊寇相機守戰計度邀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滅之功既不許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荆倒馬白羊偏頭鴈門等關口守備官員及鎮守易州等處總兵等官都督劉安都御史曹泰等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爲邊境之應援內爲京師之屏蔽并令在京五軍

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畧奏請若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教閱振作諭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使下有所感發不許姑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怠慢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大事

出軍去以卦解軍謀自矜其志以姤主不與風息曼
大義申之以軍令動不其也風幾不消故息皆且自
楚未辭士氣未壯必更以良去幸楚閱卦卦備之以
懸今楚皆休養楚將恐其行刺端式畧表
三千輛楚等營縣其等官百官楚帥楚等楚楚楚

丘濬

字仲深瓊山縣人景泰甲戌庚吉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公

獻言圖報疏畧

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機應之無窮揣摩窺伺

人君一心
微乎危乎
危乎微乎
可畏哉

覘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逢吾心志之所欲投間
抵隙覘吾機變之可乘上纔略露其微機衆即據以
為倖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利其人植黨與排異已求
差遣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攘貨賄以肥家
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此皆為其身謀為

說盡小人
情狀

君心一正
何際可乘

其家謀爲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一毫謀
國之心哉。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
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禮以絕姦邪慎儉德
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
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
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
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
儒教而不在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在

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
良而不在嬖近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朝
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影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
水趨海觀其波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敢肆其
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
巧言詭計者不能逢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
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勢隆重而
運祚靈長矣。

議其古典
可辨

蜡祭議

全

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之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

原原本本
端祭如此
真重信不
阿廢

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與籍田相為始終。當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以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郊祀議

全

臣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

禮莫大乎
天地天地
繼之乎父
毋合祭甚
得其宜我
聖祖一旦
謂之不疑
可謂知天
其得天祐
至萬萬年
豈哉

高下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對。天地竝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為瀆乎。况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為瀆。亂厯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地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

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於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為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我。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為南北郊。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羣臣。皆各為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

以祖宗配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又按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在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為六天。

駁義甚正
可破從來
之妄

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禮。况五六哉。本朝惟於太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

銓選議

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而此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

資格利庸
祿不利豪
傑昔人曾
言其弊然
在用法者
通之若國
初不次擢
賢誠足鼓
舞人才而
時平又不
可為式必
若此議為
得其中雖
然愚又慮
焉平時既
以資格限

庸祿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脫穎而出
遂至遭廻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
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似
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
夫天生斯民賢智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天下之
事鉅而重者又常不若細而輕者之為衆也是故人
君為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豈不欲人人皆
用其賢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職有

之臨時又
以不次擢
之而英氣
磨耗已久
則又當事
者所宜再
籌也

觀此資格
似文不可
無然此特
考課法耳

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律齊之中而設
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劑量焉如權衡之稱物尺
度之度物輕重長短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非得
其人不可也然人不可常得於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
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亦可也其如
人之不常也何此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也夫羣
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
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一一記憶之以檢

君有殊尤
卓異者能
不拘以此
法方稱之
當

西卷此方

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
矣而况夫偽倭詐冒請託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
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任而法亦不可定守一定
之法而在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
所能而量加任使不廢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
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
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
雜者其立為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

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
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
之○外○人○以○漸○而○用○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
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
粹○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為○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
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
者○馬○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馬○何○則○今○制○文
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

立法之善
無論于此

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
雖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
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
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
雖推舉不次用之既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
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
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楊守陳

字維新鄴人景泰二年進士官至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公

廟制疏

刪

往者欽蒙勅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
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及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
為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僖祖三廟乃以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
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
帝為七廟別為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

祧三祖而
以太祖為
始祖百世
不遷至祧
祭則合祭
于太廟是
太祖所尊
者常而所

屈者暫較
之以無功
之祖為始
祀而使太
祖常抑其
不心典禮
有垂人心
者不同矣

一裕以後則自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
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
臣議若此舉於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裕禮與臣議
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為始祖而不
遷故但請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為詔
書九廟猶或可同若德祖不祧以為百世之祖則有
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
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

王之成法也夫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即帝
而鯀無功故以禹為始祖啓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
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
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上祀
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
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
其高祖曾考為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
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

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為獻祖，并謚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裕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歎。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裕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純宗，已祧僖祖於夾

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為始祖，而居累朝裕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若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歎。故高宗以來，如董荼、王晉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橋、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西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能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裕

祭居東向之位。終宋氏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順於人心。而無可議者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僖仁四祖。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意耳。故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仁宗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

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卽始祖。高皇帝號太祖。復號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合尊至禘祭。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相向。而卑已如禘之儀矣。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

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感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別殿密邇太廟而祫祭則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

僖祖於四祖殿。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言哉。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可同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不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

已之辭耳。然宋則亦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旣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旣立別殿以奉祧主，則所謂下祔子孫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

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以矣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以情戾，安可以爲典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

享為裕。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是聖世之法也。

臣竊聞平天下之道。在理財。財用之盈虛。係民生之休戚。而國家之安危。治亂從之。古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去年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山東、山西等處。凶荒。王府祿米。軍士月糧。多有欠缺。無從處補。軍民人等。餓死數多。無從賑濟。則是在官。在民之財。皆空虛不足矣。夫民財不足。則樂歲不免于凍餒。而

何塘

民財空虛疏

臣竊聞平天下之道。在理財。財用之盈虛。係民生之休戚。而國家之安危。治亂從之。古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去年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山東、山西等處。凶荒。王府祿米。軍士月糧。多有欠缺。無從處補。軍民人等。餓死數多。無從賑濟。則是在官。在民之財。皆空虛不足矣。夫民財不足。則樂歲不免于凍餒。而

凶年必至于死亡凍餒死亡之憂迫于中而剝削差科之患苦于外勢窮理極盜賊必起此蓋宗社之憂非小小利害也臣猥以迂踈備員戶部叨有理財之責竊計在官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有四宗室日繁武職日濫沉食太多冗費太廣者是也而徵納逋欠之弊則又在其外焉在民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亦有四官吏剝削差利繁重風俗奢僭生齒繁多是也除在官之財不足四弊先以具題外其

在民之財不足四弊臣謹開陳以聞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爲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卽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既製爲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爲官吏枉法賊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于洪武

三十年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爲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官吏不體。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羈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蜂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念。于正德六年奏言。先欲勅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已贓。

滿貫以上。俱籍沒貲產。輕則爲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慙。民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則才知有限。不可勉強。若一槩加罪。誠爲苛刻。至于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况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法似乎相對。且未常傷其性命。似未爲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

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遇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于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逮范公遠矣。况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誤事者不同。是安可過爲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旣不知恥。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并

失其原有之財。必知警愆。則貪風庶乎可革矣。傳稱時使薄歛以勸百姓爲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爲治不能不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不能不取民。但歛之以薄而不匱其財。斯可矣。仰惟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館夫水夫馬夫祇候弓兵皂隸門禁厨斗之數。無所不役。固已多矣。近年以來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如砍柴擡柴脩河脩倉運料接遞站夫舖夫閘夫淺夫

之類因事編僉。蓋有不可勝數者。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翊毛油漆竹木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近年以來。額徵之外。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厨料。太常寺牲口料。南京則又供用器皿物料。隨時望派。蓋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之耗。民生之困。此亦大端也。臣切以雜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

民利使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畧倣古。管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人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每丁各該六日。不行者貼工食銀壹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人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舉行。不可緩者。令將鄰近州縣。夫通融協濟大法。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鄰近通無工者。

則寬以與民。至于雜派物料，亦宜仍照國初舊例。係遠方州縣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人解送。係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解到稅課錢鈔收買，不必望派。其不急物料，量爲裁減。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而國家之治可保無窮矣。易稱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稱履以辨上下，定民志。蓋用度奢侈，則民財必傷；上下不辨，則民志不定。此必然之理，爲治者所當念也。我太祖高皇

帝開國之初，凡官民房屋衣服器皿之類，定有制度。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治罪，甚至處死籍沒。立法甚嚴。彼時百姓初脫亂離之苦，凡百用度取給而止，奢侈甚少。今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起自貴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上下之分，蕩然不知。風俗旣成，民心迷惑，至使婚姻喪葬燕會賻贈之禮，竭力營辦，甚至稱貸爲之。官府習于見聞，通無禁約，殊不知風俗奢侈不止，耗民之財，且可亂民之

志。蓋風俗既以奢僭相誇。則官吏俸祿之所入。小民農桑之所獲。各亦不多。豈能足用。故官吏則務爲貪。養小民則務爲欺奪。由是推之。則奢侈一事。實生衆弊。蓋耗民財之根本也。宜令禮部查照祖宗舊制。再行申明。定爲制度。通行禁止。違者各治以罪。違法之物。追沒入官。其該管官員不管理者。卽以不職罷黜。臣又聞京師四方之極。君身萬化之源。故化行自上。法行自近。伏望皇上敦行節儉。爲天下先。嚴戒

內外官員節用。僭福不許。過爲奢僭。以壞風俗。違者一體罰治。如此則民財不耗。民志不惑。而國家以禮教民之治。庶可成矣。管孔子適衛。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國初亂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旣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今惟有盡闢地利。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之處。貧民無地可耕。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

臣下建言欲命官勸農開懇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開地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成效臣愚以爲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濟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勅該部選擇通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勅書令其查撥本處丁多田少或招集外

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具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收紙贖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賞勞三年之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逃移逋欠糧額官量陞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辟三年之間地辟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辟非

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量所... 型轉... 晉... 農... 六... 斗... 之... 受... 農... 以... 大... 知... 步... 與... 三... 斗... 之... 對... 出... 日... 如... 燕... 飛... 來... 林... 米... 正... 升... 以... 斷... 數... 蘇... 數... 入... 其... 支... 用... 至... 公... 行... 對... 晉... 信... 令... 端... 立... 法... 人... 曾... 數... 外... 則... 賞... 樂... 手... 親... 益... 身... 恆... 交... 官... 疑... 處... 置... 以... 兼... 曾... 歸... 結... 河... 如... 燕... 龍... 數... 派... 裁... 夫... 業... 莊... 味... 如... 林... 燕... 燕... 出... 之... 人... 孔... 室... 蠶... 農... 具... 暨...

鄭善夫

請改曆元事宜疏 全

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

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

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

得矣經該奉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

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

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

曆元一事
非精天文
者未易言
以俟知者

法自晉虞喜始定於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
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
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灼郭守敬
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餘年至
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
年有餘之數推演仍有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
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
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

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
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
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
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
後爲朏朧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
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
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
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

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
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
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
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須要據地定表。因時求合
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
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
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
極精極細。及至于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

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朏朧。皆不合原筭矣。
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于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
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
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
人我。朝筭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
止于筭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况占天
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
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

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祕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士之官，其章之志，大則安美，去更，習亦，每，其
勤，對，冀，宋，以，來，皆，始，美，學，與，殊，皆，謝，燕，同，林，蘇，四，門
最，如，謝，却，去，無，以，求，合，于，天，音，其，非，其，人，豈，是，言，結
昔，昔，美，羊，蘇，以，遠，且，俱，聖，謝，州，眼，皆，不，合，則，美，矣。

彭

韶

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官至
吏部侍郎贈太子少保謚惠安公

進鹽場圖詩疏

刪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為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農事為先故有書豳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于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灶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海鹽煎熬全資灶戶雖有等分業產蕩然糧食不充安

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
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
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
入。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塲。刮泥吸海。午
汗如雨。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漓之苦也。煎煮之
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
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
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端逼

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
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
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忻慰雖困極。
無復恨矣。

無其外矣。寒砭骨亦必為之。此...
情。宜。以。意。存。念。既。事。宜。歸。於。深。淵。博。學。因。蘇。
古。訓。良。口。應。零。身。業。匪。家。情。蕪。盡。去。卦。兩。漢。安。坐。無。
君。舉。家。憂。身。出。剖。盡。之。苦。也。我。漢。孤。喪。武。不。論。繼。繼。

倪岳

字舜咨。上元人。天順四年進士。歷任至
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謚文毅公。

桃廟疏

全

臣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
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而文王
武王為宗。不在數中。故為九廟。蓋以后稷為始祖。文
武為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桃。前乎周則
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
僖祖為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桃遷。

議雖出于
大儒而終
未允當親
蓋當祧自
是正論藏
主別廟而
裕則合祭
何損于孝
也

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為祖
為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
之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謚四祖迨
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
德祖尊為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
祖尊為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
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
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

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舉祧仍於太廟
寢殿之後畧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
奉藏况古有裕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
廟而祭之故謂之裕裕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
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裕祭之
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裕於禮有加近欽天監
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憲宗純皇帝神主
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懿祖皇帝神主

安奉於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此明所謂
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
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源也姜
源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
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
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
廟茲者恭遇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
先殿傍近官室改為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

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官祔葬於畢日暫奉
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俟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
畢然後啓行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
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

咸合乎典禮

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

未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

之藝典而其網羅之用自闕闕以及乎澤不以遠而

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

末世右文
宗祔將帥
不與真才
以五選中
察池武舉
之詞舉也
此疏深為
有見但武

安奉於德祖皇帝室內以俟

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

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源也姜

源合平典甄居稷之毋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

廟門數人掠法以廟安奉收籍以具參詳平部文典

畢然於習計文苑百官各具素俎出郊奉饗自大明

歸生於文苑禮強以於憲宗徽皇帝極享太祖

太祖奉法強之於於林奉數官極享太祖

劉大夏

字時雍華容人天順九年廢吉士官至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謚忠宣公

議行武舉疏

全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
收拾跡弛之才益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之道
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
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
之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闕闕以及草澤不以遠而
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

末世右文

左武將帥

不得真才

以至邊事

察弛武舉

之制壞也

此疏深為

有見但武

舉行矣而
真才尚未
出者何故
請當事者
再籌之

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
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伍行之
帥師。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
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
之子弟。卽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
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徃徃徇名而不責實。
挽強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為謀畧。及委
以重兵。臨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

異才不可
以常法拘
又不可不
知

從來英雄
死是

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
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
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絀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
以遠而齋。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
羈旅。樂毅出於踈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
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
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
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

唐宋得大
獨盛以不
拘常格用
之而今將
封之士動
輒掣肘安
能立功不
亦不重用之
亦不宜輕
方可責以
破功耳

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
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
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
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
遂得于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
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隱氣挾術以赴功名之
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
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士

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
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
足以協勞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輔弼
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
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旣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
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
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
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

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必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必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彛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劔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

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愾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息。借才於異代也哉。

